

21  
2800  
4





剪燈餘話卷之四

廬陵 李昌祺 編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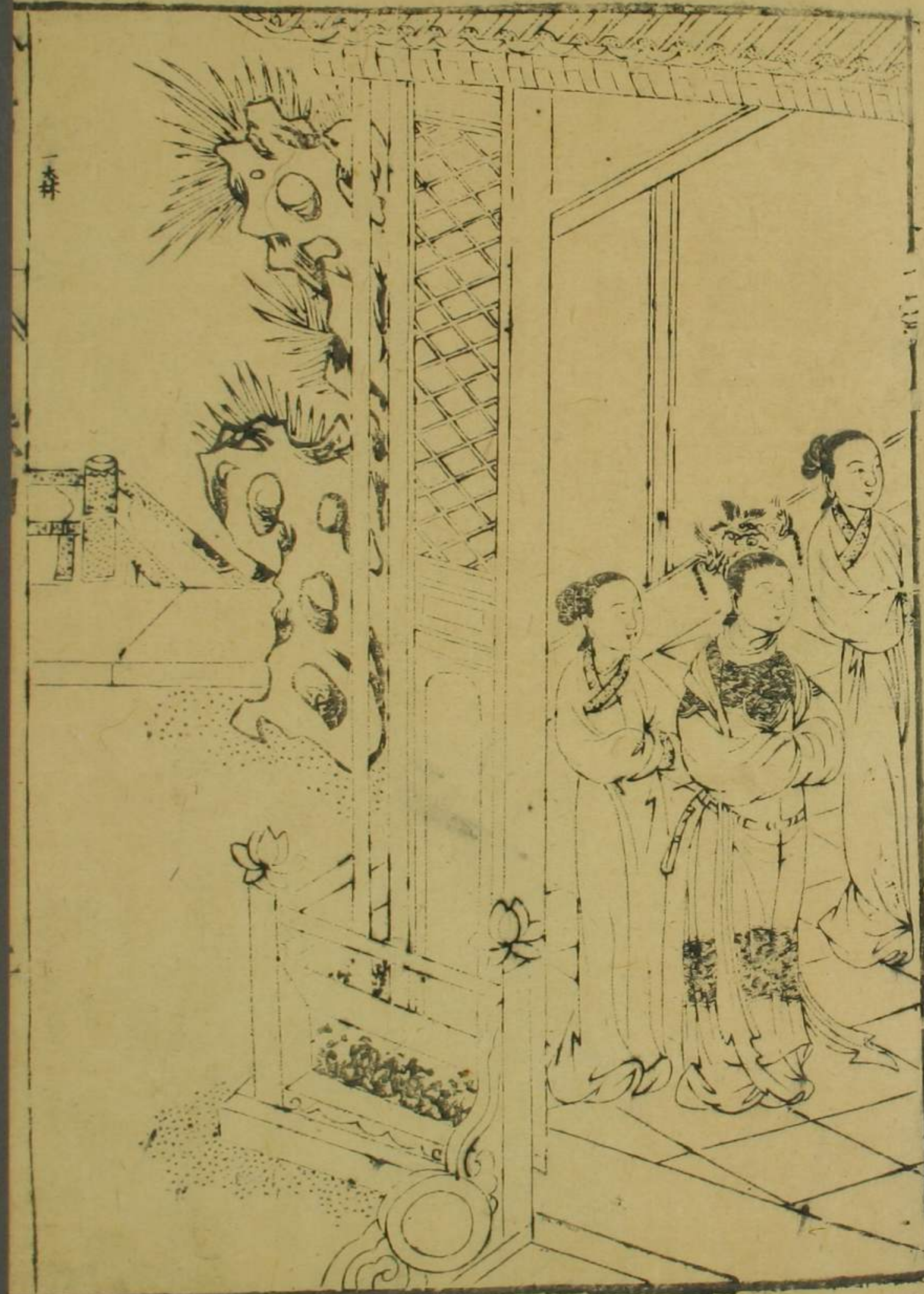
新安 黃正位 訂定

洞天花燭記

天曆二年巳巳之歲於潛秀才文信美偶出遊至半  
道忽有二使布袍葛屨聯袂而來長揖於前曰華陽  
丈人薰沐奉請文倉卒辭避曰信美天目之鄙人華  
陽地肺之靈境仙凡既隔造詣何由一使曰已辦軒  
車願無多讓遂與同行果有竹兜子一乘俟道左信







一



餘話

卷四



美既上昇去如飛頃刻卽至使者借信美入丈人玉冠綃衣秉簡出迓且致辭云僭越奉邀曲承枉顧幸勿以輕率見罪也與之抗禮並坐于堂茶罷出杯醪饌羅列丈人親執爨於信美前曰老夫叨處洞天又思閑逸而男婚女嫁尚爾關心今弱息及笄議姻震澤將納其次子爲婿佳期式屆聘禮已臨諸事皆備惟回書未得人耳稔聞名士尤擅才華特此攀迓無非借重命左右取筆硯鸞箋宣於几案之上信美肘若神運思如泉流揮灑無停畧不經意其詞曰

福地陰陽合洞天諧一姓之緣龍池歲月深六帝締萬年之好專憑兪穎虔復鸞織恭惟震澤三者順濟昭祐王親家闕下乾坤粹氣星斗寒芒果證真仙受穹資於上界位齊海瀆膺顯號於明時爲霖運仁靜之施體道存智動之用涓流必納廓其量於有容衆派爰歸匯其涯於無際久著朝宗之望夙推潤下之功視事坐魚鱗堂班行肅睦休退宴玳瑁殿歌舞鮮妍官聯天上之豪華廟食吳中之綿遠民虔崇於香火世尊仰於威靈福祿攸同



商農均賴其志，孰冲素體法，謙虛通籍金門，生殺  
忝司於下土，秉鈞玄省，朝參幸近於清光，既交隣  
壤之歡，仍羨華腴之盛，如令嗣某，顛昂聞望，允爲  
白面綉衣，郎小女某，婉婉聽從，詎謂紅樓富家女，  
仁厚慕象賢之公子，肅雍愧下嫁之王姬，自顧何  
人，敢辭非耦，宜其家宜其室，納徵式謹於初盟，投  
以桃投以李，將意莫酬於厚貺，長春不老，永世齊  
芳。

夫人讀既稱歎，再三遂留宿，以光華燭之，會於是遣  
价賚書，徧請附近洞府羣仙，壯觀禮席，至日駢集，車  
馬之多，旗麾之盛，蓋世所未有，夫人頂九旒之冠，佩  
五嶽之圖，被赤霜之服，宿客於別殿，俄而千騎萬騎，  
疊鼓鳴笳，翠蓋文旂，擁雕鞍之先後，綉裳袞服，儼珠  
履之尊崇，燈燭輝煌，笙歌繚亮，侍者走報新壻及門  
也，屢從起迎，引入幕次，忽內間傳命，索催粧詩，甚急，  
而壻所帶相行之人，艱澁殊甚，從者數十輩，絡繹不  
絕，壻緝知信美，在坐私下遣人致浼，信美卽代爲之

詩曰



玉鏡臺前鞦韆綠髮象牙梳滑墜床間寶釵金鳳都  
簪遍早出紅羅綉幔看

十八鬟多氣力嬌粧成不覺夜迢迢風流自有張  
生筆留取雙眉見後描

媒持以入衆皆喝采但見紅粧百隊畫燭兩行簫管  
喧闐香風淡蕩引婿入洞房合巹執事者又忘將撒  
帳文來左右皆失色婿呼媒耳語復使出致浼信美  
信美立撰附之曰

伏以網緼未判固溟滓之無形清濁既分便剛柔  
之有對粵從開闢之始已生配偶之名至道所存  
大婚允謹恭惟震澤新壻郎君華陽元姬淑女早  
鍾間氣夙孕真姿禮樂文章端可作吳綵鸞之倩  
工容言德允宜爲王君迥之妻緋桃亂泛於靈源  
紅葉肯題於流水天作之合神相其成惟化工不  
離於陰陽而道妙造端乎夫婦曲房窈窕羅幃翠  
被鬱金香盛服輝光火浣單衣綉方領揭蓋露珠  
冠之飾交杯互玉釵之嘗錦褥平鋪軟襯金蓮之  
鞦韆螺濃染輕描偃月之眉二姓百年一雙兩好



燕婉既諧於伉儷綢繆宜合於琴瑟于以採藻于  
 以採蘋克謹丞嘗之薦載美之璋載弄之瓦行膺  
 莞簟之祥合歡詎讓於名花並蒂宛同於奇果噦  
 噦似朝陽之鳳雍雍類春渚之鴻響動犀幃幔蹙  
 龍鱗之輕細夢回鴛枕口含鷄舌之芳馨奇逢已  
 遂於結綺善頌更陳於撒帳請歌辭語庸助歡聲

撒帳東

羅幃綉幕圍春風

唐李賀

紅綻櫻桃含白雪

唐李賀

元

精耿耿貫當中

唐李賀

撒帳西

歌舞留人月易低

唐儲光義

驚起芙蓉睡新足

唐李賀

倚

風晴態被春迷

唐雍陶

撒帳南

新人轎上着春衫

唐李商隱

雲鬢半偏新睡覺

長恨歌

斷

腸春色在江南

唐韋莊

撒帳北

雲樓半開壁斜白

唐李賀

小語低聲問玉郎

唐裴諷

春

色惱人眠不得

宋王介甫



撒帳上

兩兩紅粧笑相向

唐崔顥

淡雲輕雨拂高堂

唐李商隱睡

覺不知新月上

唐陸龜蒙

撒帳下

滿山明月東風夜

唐韓偓

冰簟銀床夢不成

唐溫庭筠美

酒清歌曲房下

唐李頎

伏願撒帳之後姑嫜交慶家室攸宜一掬瓊漿漫

說裴航之竒遇五雙白璧可知雍伯之陰功縱石

爛而海枯諒天長而地久又龜斯秩秩麟趾振振

柰何壻之儷相多作吳語不善於讀復傳呼文秀才

既抵內寢則珠玉相輝綺羅交映桃腮杏臉粉頸酥

胸者不知其幾十百人自非女與壻對坐象床斷不

能辨其孰為新婦也信美抗聲朗誦從容閑雅抑揚

高下甚得其宜聽者齊聲道好禮成而出須臾壻遣

媒致利市冰綃二匹明珠一顆信美拜受便赴禮進

所設皆非煙火之食不能名識文人徧告坐賓贊譽

信美之才調且作而言曰惟茲嘉禮曠劫罕遇今文

士賁臨羣仙光降願留珠玉以為洞天之重不識可



乎信美乃獻洞天花燭詩曰

玄黃初分閼靈壤峭壁穹崖絕來鞅深嚴不遺俗  
人到窈窕惟宜法宮敞重重疊疊時華構畫棟凌  
霄掛金榜丈人華蓋鈞軸相佐治蓬萊生殺掌神  
明自與世塵異婚嫁本無情欲想陰陽動靜含橐  
籥示有耦配非惚恍高閣孰是可作對震澤尊居  
百川長時良日嘉車輛多瓊樹瑤柯頓成兩烹龍  
魚鳳設賓筵拷鼓搥鐘震霆響蹇予凡陋忝司箋  
利市平分珠與鏹雍容喜得廁衣冠儼相寧期近

屏幌庖丁絡繹進珍羞座客紛紜雜談講飲河鼉  
鼠愧盈腹止曾鷄鶡慙厚享幸觀花燭獻新篇留  
與千年洞天賞

衆賓傳玩咸贊瓌奇宴罷酒闌扶藹而出明日丈人  
於玄清內殿特待新婿專命信美陪席信美固讓不  
敢當翁婿交請乃就坐酒三行美人捧紅羅二端文  
錦二匹爲謝既終宴遣前二使送出還家家人驚恠  
失已半月矣信美悉裒諸物貨賣遂成富室子孫甚  
盛號遇仙文氏於潛人至今稱之不絕



泰山御史傳

宋珪字孟瓚山東之益都人世農家至其父始讀書為畷儒珪生而俊偉長而端嚴能勤於學日記數千言居貧自食其力隱田里間以教授為業非義不為人敬憚之省臣以孝篤力田薦不報集賢大學士阿魯渾撒里言其守節靜退不求仕進宜用以勵奔競又不報珪皆漠如也性嚴毅不能容人之過每面折之至頭顱發赤不少恕而人亦服其規誨無有與之為怨者至正二十年秋八月聖珪居家忽見黑雲四

合迷亘其屋幢麾節擁一神人若凡間貴官之狀呼

珪曰岳帝聞子經明行修不偶於世特召子為泰山

司憲御史珪莫測所以俯伏聽命神人即宣制曰

東岳天齊大生府蓋聞備東帛以徵賢朕每艱於得士正朝綱而執法汝克稱於其官顧茲耳目之司實荷聰明之寄旁求草澤峻陟華階儒士宋珪公直以無私剛嚴而有斷方篤志探詩書之贖而含章著易象之貞安貧以樂簞瓢味道而其韋布顯榮常在於身後優除真拜於烏臺糾察每侍於





餘語

芳翁

卷四

九



帝傍讜論竚聞於白簡期邁攬轡范滂之右肯居  
乘驄馬典之間正色而諛佞寒心飛章而奸回破  
膽母負清華之選思酬特達之知於戲斧鉞下青  
冥祿未沾於人世綉衣立霄漢名更重於岱宗咨  
爾風儒服我新命可拜司憲御史

聽畢珪再拜曰帝命有嚴其何敢避但乞少緩耳神  
人領之反旆而去珪知必死即處置家事沐浴更衣  
逮夜半逝矣又數年其友秦軫罷閩中尉歸次泰安  
州遇珪於逆旅相與道舊沽酒而飲之軫密知爲鬼

且悉其死時事因問曰地下官府與人世類乎珪曰  
吾與君幽明異路亦何用知然念舊交復是儒者說  
亦何害大抵陰道尚嚴用人不苟惟是泰山下府所  
統七十二司三十六嶽臺省部院監局署曹與夫廟  
社壇墀鬼神大而家宰則用忠臣烈士孝子順孫其  
次則善人循吏其至小者雖社公土地必擇忠厚有  
陰德之鬼爲之而充重詞職向修文館缺官遍處搜  
訪不得其人亦有薦三數公者雖甚文采而在世之  
時不修士行或盜名欺世或昧已瞞人狗媚狐趨皆



有疵之可議不得已就其中擇彼善於此者一人爲司言上卿近又被墓靈塚伯訴其生前撰述死者銘誌不實廣受潤筆之資多爲過情之譽以直亂贗以愚爲賢使善惡混淆冥官最所深惡徃徃照依綺語妄言律科罪付拔舌地獄施行此尤儒者深戒雖有他美莫得而贖焉聖帝以其近臣曲加貸宥而復荒迷杯酌失誤表文罪惡貫盈靈祇共憤吾糾而彈之天齊震怒遂下於獄隨即奏聞上穹已正典憲汝可錄吾彈文歸示鄉里使知幽明法度更是謹嚴凡在章縫務悖誠實不可謂生前作事地府罔知度人經云諸天記人功過毫分無失斷非虛語也卽出彙使軫抄之文載于此

泰山司憲御史臣宋珪爲糾覈事臣聞設職建官本陰陽之通制操觚執翰實臣子之當爲苟廢務以懷奸必正名而論罰罪莫大於慢上律莫重於欺君惡旣難容討奚容後切照修文館司言上卿某人庸庸俗士貿貿迂儒生前誤玷於清流巧於諛墓歿後謬馳於雅望善於德名妄矜襪綫之才



猥試鉛刀之利拔自下鬼擢於近臣乃被塚伯之  
訟言合在獄卒之役昇過蒙原宥特賜保全所宜  
竭力宣忠感恩圖報而本官虎皮羊質狼子野心  
弗思載筆摘辭盡其職業惟務飲酒食肉苟度歲  
時以偃蹇爲當然率輕狂而自若蹤跡詭秘賄賂  
公行擢髮不足以數其罪粉身不足以勝其誅旁  
若無人但知有已怙終不省累惡不悛乃於聖帝  
降誕之辰神鬼悉入稱賀三界之靈畢集列嶽之  
使皆來鐘鼓在懸冕旒升殿進表文而祝頌獻禮  
制之故常却乃連日醜醜臨期失誤使百辟倉皇  
駭愕以失色聚衆人捏合掇拾以成文悞慢不恭  
肆刑書之具在勸懲示戒蓋王法之必誅再照司  
言亞卿某人祝猶心腹事若父兄進拔出於其門  
動靜囿於其術每忌規諫屢獻諂諛立身未免於  
附腥示戒固宜於連坐合將各犯拿送鄴都明正  
其罪以鋤奸慝以正憲綱緣係命官伏候裁處  
抄畢軫告之曰某忝冒士流叨竊祿食茲者罷職回  
鄉竟不知前程之事果必如何今幸遇公願乞指示



珪曰天厭夷德久矣將有一真人龍興於淮泗間君不及見君之子孫當享太平之福軫曰若然則時事早晚大謬耶必有兵革之禍吾其死於兵戈乎珪曰尚遠勿慮也軫固問之乃援筆寫八句云逢衢祿進遇安祿槁火馬行遲金雞叫早門心掘井花首去草左陰右陽後釋前老竟莫曉其所說遂收寘囊間復謂軫曰珍重故人勉旃爲善遂揖別而去倏然不見其後軫用薦者再起爲衢州錄事則逢衢祿進之說驗矣未幾有委攝西安縣得風痺之疾數月不愈停俸醫治則遇安祿槁之說又驗矣軫甚憂其病無何竟卒好事者追詳其死之年實丙午冬丙屬火馬肖午沒之日乃辛酉日辛屬金酉肖鷄行遲言臘之盡叫早言晨之初悉與語合但後四句莫喻孰知軫任錄事時娶一妻乃開化人亂離不能北歸因昇軫柩葬開化以字觀之門中寘井成開花頭去草成化瘞處左則外母墳爲陰右則妻兄墓爲陽按山有道觀癸趾非前老之謂乎靠山有佛堂敗屋非後釋之懺乎軫旣殯妻子留居墓下遂爲開化人 天朝平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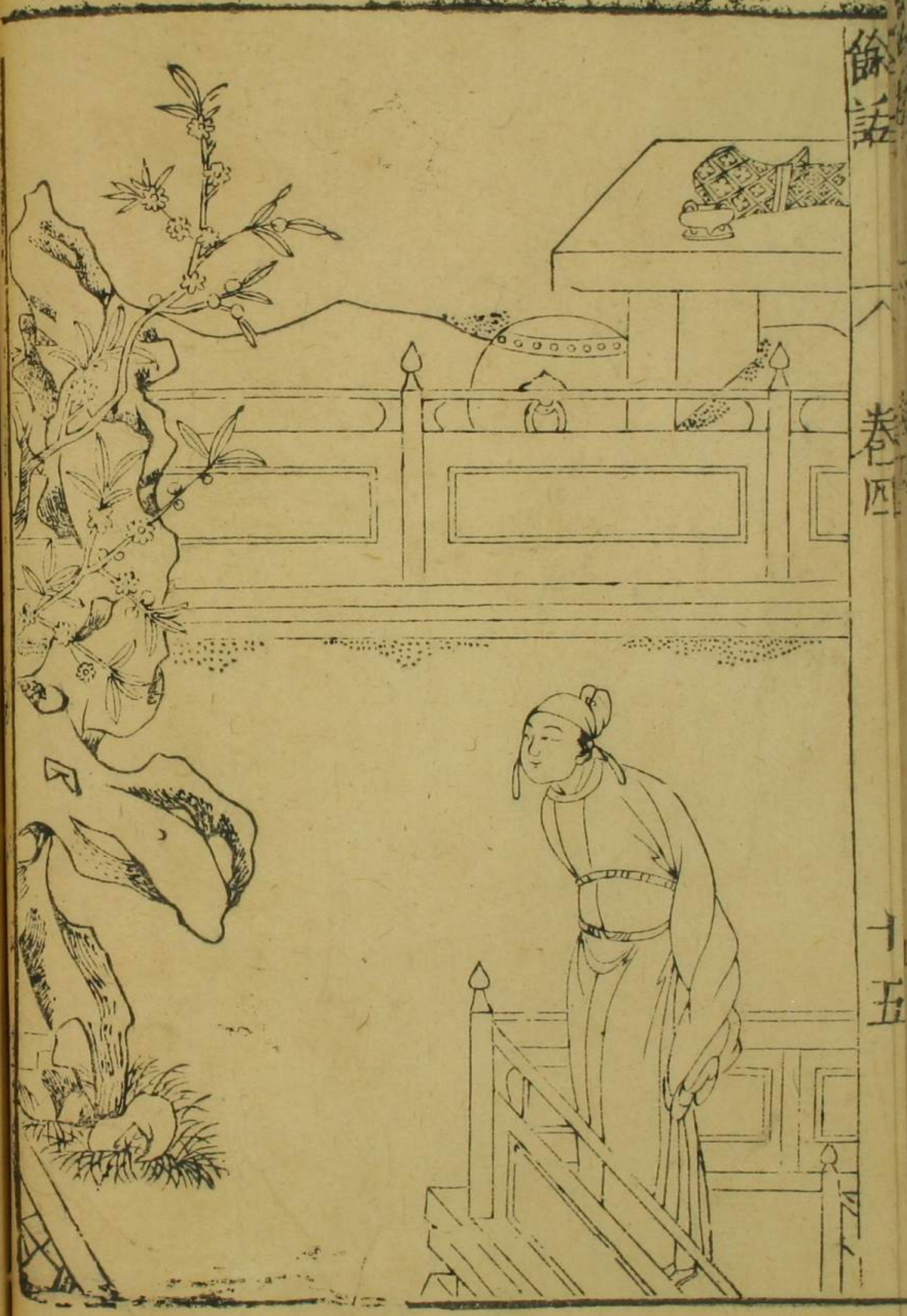


羣雄民樂熙洽軫有孫仕至工部尚書者珪之言雖  
若迂恠然無一之不驗是知人之窮通出處壽夭興  
衰生歿葬埋皆有一定之數莫得而改移或者乃欲  
以智力勝之多見其不知量矣

江廟泥神記

蜀之眉州去城一舍許小市瀕江人烟數百家商賈  
物貨之所聚買賣甚旺江上古廟一區相傳爲花藥  
夫人費氏之祠逮今頗著靈迹廟近大姓鍾聲遠者  
富而好禮喜延名師聲遠女兄有子曰謝生璉者亦  
鉅室來舅家就學生儀容秀整風韻清高畧無寒儒  
迂腐態羣從咸喜之相與奕棋飲酒談笑賦詩惟恐  
生之或去也鍾西塾後創一園特盛建碧漪堂水月  
亭玩芳亭醉春館翠屏軒于其內生愛園幽雅寓息  
其間將近暮月矣一日偶自外回忽見四女郎年近  
初笄娉婷窈窕嬉戲于玩芳亭畔生謂是諸表妹遽  
前揖之至則皆非也女殊不羞避笑語自若生問之  
曰小姐輩誤此來耶中一人應曰吾姊妹東隣花氏  
之女也久聞芳園勝麗竒卉芬敷故相携就此一賞





餘話

卷四

十五



玩耳不料爲郎所窺幸無深訝生意其隣居女子相  
往還亦不以爲恠矣至夜將睡忽聞窗櫺軋軋作聲  
若有人敲推者起視乃日間所見諸女之一闖然入  
戶向生施禮和顏悅色款語低聲云奴等蒲柳陋資  
丹鉛弱質偶得接見於光範陡然忽動其柔情莫或  
自持是不可忍故冒禁而相就遂犯禮以私奔肅抱  
衾裯祇薦枕席言訖卽邀生入寢相與講歡生戲問  
曰彼三人何在安得獨來女曰姑俟來宵分此樂與

諸妹耳遂口占一詩曰

翠翹金鳳鎖塵埃懶畫長蛾對鏡臺誰束白茅求

吉士自題紅葉托良媒蘭缸未滅心先蕩蓮步初

移意已催携手問郎何處好絳帷深處玉山頽

俄而鬼魄將低鷄聲漸動女攬衣起曰奴回也遂悄

悄而去翌晚生藝麝焚蘭啓窻相候女果共一人至

笑撫生曰昨夕之歡願推小妹仍顧妹云汝善事郎

君好好做新人也緩步而出其妹共生親昵語笑綢

繆並枕同衾一如姊氏妹性慧黠亦復能詩卽爲詩

什以贈生云



赤繩緣薄好音聿姊妹相看共此懷偶伴姮娥辭  
月殿忽逢僧孺拜雲階春生玉藻垂鴛帳香噴金  
蓮脫鳳鞋魚水交歡從此始兩情願保百年諧  
吟罷女迤邐告回生囑之再至女曰勿多言管不教  
卽獨宿也是夕大姊又送三姨至生欲俱留之辭曰  
待君爲四度新郎之後妾姊妹當分侍幃房周而復  
始耳生卽與三姨狎且索其詩答曰愧無七步之才  
又非二姊之敵安有此能乎生固求之乃吟曰

蘭房悄悄夜迢迢獨對殘燈夜寂寥潮信有期應

自覺花容無媚爲誰銷愁顰柳葉疑新黛笑看桃

花上軟銷風世因緣今世合天教長伴董嬌嬈

須臾雨散雲收河斜斗落殘粧尚在髻亂釵橫歛袂  
而起謂生曰今夕四姨與郎爲耦吾姊妹不可俱出  
大姊當送之至耳次夜二鼓四姨果盛飾偕姊就生  
行夫婦之禮設山海之盟密訴幽情亦成近體曰  
每到春時懶倍添綠窗慵把綉針拈竒逢詎料諧  
鴛耦吉卜寧期叶鳳占鬢亂綠鬟雲擾擾手籠紅  
袖玉纖纖明珠四顆皆無價誰似郎君盡得兼



由是之後羣女分番每夕一人侍寢生私念白面書  
生獲此竒遇一之已罕况乃四馬因作我眉古意一  
篇以自慶詩曰

我眉古郡天下雄煙巒雪嶺百千峯鳥道縈紆通  
劔外狼烟迢遞逗蠻中巴江蜀水人間險棘道滇  
池化外通九姓羌夷來部落諸蕃巢穴入提封提  
封形勝稱吾土畫戟朱門不可數汗血名駒白日  
調蘭栗肥牛清夜煮交衢關市馳輕轂廣廈喬林  
開別墅揚鞭馬上揖相逢投果車中目相許少事

豪華厭俗塵惟將詩酒樂閑身腰橫寶帶齊誇俊  
家賜銅山不畏貧寶帶銅山容易得難買嬋娟好  
顏色寧期向月得窺囊詎料看花遇傾國傾國傾  
城絕世顏水蒼刻削赤瑛環美目盈盈溢秋水長  
眉淡淡掃春山春山八字爭妍媚姨姨妹妹皆殊  
麗凝粧謾羨翠樓媚薦枕徒聞紅拂妓琥珀枕邊  
盟誓存玳瑁簾前燭燼昏戀戀柔情隨暮雨依依  
好夢逐朝雲解珮遺香鎮求耦調鉛傳粉忍拋羣  
菱花明鏡當窗照栢子奇香鞞袖薰奇香縹緲滿



蘭房終宵達旦恒芬芳真真燕燕排魚隊小小鶯  
鶯列鴈行魚隊鴈行陪鴈侶鳳管龍笙作龍語褪  
出鷄頭帶笑捫奪得鸞篋稱嬌與露重星稀銀漏  
沉並蒂芙蓉籠錦衾蓮嬌藕嫩美同貌蘭馨蕙馥  
美同心醞藉風流多態度回書爲宵豈相妬密約  
應愁阿母猜幽懷肯向傍人訴幽懷密約付誰知  
天長地久萬年期願爲蝴蝶長相逐願學鴛鴦免  
別離卓氏文君異閭里南威西子非同氣窈窕娉  
婷出一門一門四妙兼雙美踽踽涼涼遊子妻  
箠獨獨只孤栖腸斷愁聽子規鳥春來春去樹梢  
啼

既成寫以示女女競觀傳玩齊口稱揚以爲寡和之  
作獨大姊默然久之而歎曰奴四人爲堂姊妹皆閨  
閣處子尚未議姻昨偶窺園遂沾多露荷蒙不棄特  
賜深憐第恐歲月難留佳期易失郎未免於娶婦妾  
未得以從人織錦寄夫謾有若蘭之技離魂奔壻苦  
無倩女之能徒使鸞鳳分飛燕鴻交避悠悠長恨耿  
耿遐思靜念今日之深歡恐成他日之大禍也諸妹



聞之亦皆鄙獻而退又歲餘父母果遣人取生回畢  
姻女聞之皆來就生爲別會宿書齋生一一溫存式  
均其惠將曉四姨謂生曰大姊往日之言驗矣以冥  
數計之尚有一年緣分未盡所願好合瑟琴和諧伉  
儷人生至樂莫過此時曲念寒微莫相棄背成親之  
後求便重來奴姊妹尚當企踵肝衡候郎於翠屏軒  
下耳卽拔金掩鬢一隻致贖三姊亦以翠鈿銀鐲耳  
璫奉上曰歸遺細君少結殷懃之意各灑淚而別生  
收拾於書籠中抵家而婚期逼矣既爾既畢家室甚  
宜然四女之思亦未嘗置滿月後妻歸寧生孤枕獨  
宿忽夢與四女相見交會如常時三姨起曰與郎久  
別無以爲歡請作回風之舞於是展地衣翻羅袖雖  
趙飛燕之輕盈公孫氏之神捷未足以擬其奇妙也  
舞罷大姊乃作回風之曲曰

有淑人兮邦之媛珮明月兮綉蘭全颺輕軀兮掌  
上長袖翻兮筵前初鴻驚兮巧周旋忽鶴舉兮何  
蹁躑雲鬢整兮玉珥文席委兮珠鈿羞宛轉兮妖  
且妍奇莫敵兮妙莫傳倏低低昂旣罷蹇良夜兮



如年

二姨四姨亦相謂曰式歌且舞足慰此世吾與若當何爲乎因取玉簫付之曰妹深善於此願勿靳焉姊倚歌而和不亦可乎妹躍然曰有是哉遂巡三奏其音清而和婉而嬌幽怨而闐寥似夕露之凄寒珊瑚秋雲之乘鮮颺也姊亦歛黛謳而和焉歌曰

玉指兮冰容寫幽思兮訴深哀嫋嫋兮餘音駐綵雲兮明月中

再歌曰

珠露零兮簫韻清幽修鳳語兮和且平歡樂未極兮空復情

三歌曰

紫簫咽兮夜無譁寶篆微晷兮燭垂花河欲沒兮夜欲闌聊逍遙兮暫爲歡脫花鈿兮收明璫舒衾裯兮歸洞房齊交頸兮如鴛鴦銀漏短兮歡娛長但悲白日兮上扶桑

正傾聽間忽角起譙樓鐘鳴梵宇推枕欠伸乃是南柯一夢而且具憶其詞因起而錄之卽托以卒業往



舅家諸女幸生再至眷顧倍加於昔生與說夢中事  
女曰此夫婦相念之深故形諸夢寐無足恠者生女  
留戀只在齋房中凡半月餘不與舅相見舅疑之一  
夕潛出窺生所爲只見生共諸女玩月談笑方濃遽  
入呼生倏然驚散隨加詰問終不肯言其詳舅謂姪  
曰園圃寬濶竹樹繁多豈無花月之妖或有水石之  
恠連又英俊人物整齊豈不爲其所惑急須遣歸恐  
久則致疾也乃令僕送生還旣抵家不半載以思女  
之故果成重疾神情恍惚言語支離伏枕淹淹久而  
不愈聲遠躬往視之備以前事告於生父母生父詢  
問再三乃吐實耳出所得詩及金掩鬢等物視之皆  
泥捏成者父知其被祟乃偕舅訪於園中並無蹤跡  
因往花蓋廟卜籤過東廊一小室幃幔蔽虧人跡稀  
到揭而觀之題曰巫山神女之位塑四美姬像於其  
中東坐者失一掩鬢右二人臂缺二鐲耳亡雙鐙左  
一人面脫花鈿兩枚其父大驚取泥捏之物寘于槽  
處皆吻合卽手碎其像命僕沉之江中而歸自此月  
餘生疾亦愈恠魅遂絕



芙蓉屏記

至正辛卯真州有崔生名英者家極富以父蔭補浙江温州永嘉尉携妻王氏赴任道經蘇州之圖山泊舟少憇買紙錢牲酒賽於神廟既畢與妻小飲舟中舟人見其飲器皆金銀遽起惡念是夜沉英水中并婢僕殺之謂王氏曰爾知所以不灰者乎我次子尚未有室今與人撐船往杭州一兩月歸來與爾成親汝即吾家人第安心無恐言訖席捲其所有而以新婦呼王氏王氏佯應之勉爲經理曲盡慇懃舟人私喜得婦然漸稔熟不復防閑將月餘值中秋節舟人盛設酒肴雄飲痛醉王氏伺其睡沉輕身上岸走二三里忽迷路四面皆水鄉惟蘆葦菰蒲一望無際且生自良家雙彎纖細不任跋涉之苦又恐追尋者至於是盡力而奔久之東方漸白遙望林木中有屋宇急往投之至則門猶未啓鐘梵之聲隱然少頃開關乃一尼院王氏徑入院主問所以來故王氏未敢以實對給之曰妾真州人阿舅宦遊江浙挈家皆行抵在而良人沒矣孀居數年舅以嫁永嘉崔尉次妻正





新話

卷四

二十四



室悍戾難事箠辱萬端近者解官舟次于此因中秋賞月命妾取酒杯不料失手墜金盞于江必欲寘之死地遂逃生至此尼曰娘子既不敢歸舟家鄉又遠欲別求匿僞卒乏良媒孤苦一身將何所託王惟涕泣而已尼又曰老身有一言相勸未審尊意如何王曰若吾師有以見處即死無憾尼曰此間僻在荒濱人跡不到芟葑之與隣鷗鷺之與友幸得一二同袍皆五十以上侍者數人又皆淳謹娘子雖年芳貌美奈命蹇時乖盍若捨愛離知悟身爲幻披緇削髮就此出家禪榻佛燈晨飡暮粥聊隨緣以度歲月豈不勝於爲人寵妾受今世之苦惱而結來世之仇讐乎王拜謝曰是所志也遂落髮於佛前立法名妙圓王讀書識字寫染俱通不期月間悉究內典大爲院主所禮待凡事之巨細非王主張莫敢輒自行者而復寬和柔善人皆愛之每日於白衣大士前禮百餘拜密訴心曲雖隆寒盛暑弗替旣罷卽身居奧室人罕見其面歲餘忽有人至院隨喜留齋而去明日持畫芙蓉一幅來施老尼張於素屏王過見之識爲英筆



因詢所自院主曰近日檀越布施王問檀越姓名今住甚處以何爲生曰同縣顧阿秀兄弟以操舟爲業年來如意人頗道其劫掠江湖間未知誠然否王又問亦嘗往來此中乎曰少到耳卽默識之乃援筆題于屏上曰

少日風流張敞筆寫生不數今黃筌芙蓉畫出

鮮妍豈知嬌艷色翻抱灰生宛粉繪淒涼餘幻

質只今流落有誰憐素屏寂寞伴枯禪今生緣已

斷願結再生緣

其詞蓋臨江仙也尼皆不曉其所謂一日忽在城有郭慶春者以他事至院見畫與題悅其精緻買歸爲清玩適御史大夫高公納麟退居姑蘇多慕書畫慶春以屏獻之公置於內館而未暇問其詳偶外間忽有人賣草書四幅公取觀之字格類懷素而清勁不俗公問誰寫其人對是其學書公視其貌非庸碌者卽詢其鄉里姓名則蹙額對曰英姓崔字俊臣世居真州以父蔭補永嘉尉挈累赴官不自慎重爲舟人圖沉英水中家財妻妾不復顧矣幸幼時習水潛泅



波間度既遠遂登岸投民家而舉體沾濕了無一錢  
在身賴主翁善良易以裳衣待以酒飯贈以盤纏遣  
之曰既遭寇劫理合聞官不敢奉留恐相連累英遂  
問路出城陳告于平江路今聽候一年杳無消耗惟  
賣字以度日非敢請善書也不意惡札上徹鈞覽公  
聞其語深憫之曰子既如斯付之無奈且留吾西塾  
訓諸孫寫字不亦可乎英幸甚公延入內館與飲英  
忽見屏間芙蓉泫然垂淚公恠問之曰此舟中失物  
之一英手筆也何得在此又誦其詞復曰英妻所作

公曰何以辨識曰識其字畫且其詞意有在真袖婦  
所作無疑公曰若然當爲子任捕盜之責子姑秘之  
乃館英於門下明日密召慶春問之慶春云買自尼  
院公即使宛轉詰尼得於何人誰所題詠數日報云  
同縣顧阿秀捨院尼慧圓題公遣人說院主曰夫人  
喜誦佛經無人作伴聞慧圓了悟今禮爲師願勿卻  
也院主不許而慧圓聞之深欲一出或者可以藉此  
復讐言尼不能拒公命昇至俾夫人與之同寢處暇日  
問其家世之詳王飲泣以實告且白題芙蓉事曰盜



不遠矣惟夫人轉以告公脫得罪人洗刷前耻以下報夫君則公之賜大矣而未知其夫之故在也夫人以語公且云其讀書貞淑決非小家女公知爲英妻無疑屬夫人善視之畧不與英言公廉得顧居址出沒之跡然未敢輕動惟使夫人陰勸王畜髮返初服又半年進士薛理溥化爲監察御史按郡溥化高公舊日屬吏知其敏手也且語溥化掩捕之敕牒及家財尚在惟不見王氏下落窮訊之則曰誠欲留以配次男不復防備不期當年八月中秋逃去莫知所往矣溥化遂寘之於極典而以原贓給英英將辭公赴任公曰待與足下作媒娶而後去非晚也英謝曰糟糠之妻同貧賤久矣今不幸流落他方存亡未卜且單身到彼遲以歲月萬一天地垂憐若其尚在或冀伉儷之重諧耳感公陰德乃歛不忘別娶之言非所願也公悽然曰足下高誼如此天必有以相祐吾安敢苦逼但容奉餞然後起程翌日開宴路官及郡中名士畢集公舉杯告衆曰老夫今日爲崔縣尉了今生緣客莫論公使呼慧圓出則英故妻也夫婦相持



大慟不意復得相見于此公備道其始末且出芙蓉  
屏示客方知公所云了今生緣乃英妻詞中句而慧  
圓則英妻改字也滿座爲之掩泣歎公之盛德爲不  
可及公贈英奴婢各一津遣就道英任滿重過吳門  
而公薨矣夫婦號泣如喪其親就墓下建水陸齋三  
晝夜以報而後去王氏因此長齋念觀音不輟真之  
才士陸仲暘作芙蓉屏歌以紀其事因錄以警世云  
盡芙蓉妾忍題屏風屏間血淚如花紅敗葉枯梢  
兩蕭索斷縑遺墨俱零落去水奔流隔處生孤身  
隻影成飄泊成飄泊殘骸向誰託泉下游魂竟不  
歸圖中艷姿渾似昨渾似昨妾心傷那禁秋雨復  
秋霜寧肯江湖逐舟子甘從寶地禮醫王醫王本  
慈憫慈憫憐羣品逝魄願提撕煢煢賴將引芙蓉  
顏色嬌夫壻手親插花萎因折蒂幹成爲傷苗藥  
乾心尚苦根朽恨難消但道章臺泣韓翃豈期甲  
帳遇文簫芙蓉良有意芙蓉不可棄幸得寶月再  
團圓相親相愛莫相捐誰能聽我芙蓉篇人間夫  
婦休反目看此芙蓉真可憐



鞦韆會記

元大德二年戊戌李羅以故相齊國公子拜宣徽院使奄都刺爲僉判東平王榮甫爲經歷二家聯住海子橋西宣徽生自相門窮極富貴第宅宏麗莫與爲比然讀書能文敬禮賢士故時譽翕然稱之私居後有杏園一所取春色滿園關不住一枝紅杏出牆來之意花卉之奇庭榭之好冠于諸貴家每年春宣徽諸妹諸女邀院判經歷宅眷於園中設鞦韆之戲盛陳飲宴歡笑竟日各家亦隔一日設饌自二月未至

清明後方罷謂之鞦韆會適樞密同僉帖木耳不花子拜住過園外聞笑聲於馬上欠身望之正見鞦韆競蹴歡闋方濃潛於柳陰中窺之觀諸女皆絕色遂久不去爲闈者所覺走報宣徽索之亡矣拜住歸具白于母母解意乃遣媒於宣徽家求親宣徽曰得非窺牆兒乎吾正擇婿可遣來一觀若果佳則當許也媒歸報同僉飾拜住以往宣徽見其美少年心稍喜但未知其才學試之曰爾喜觀鞦韆以此爲題菩薩蠻爲調賦南詞一闋能乎拜住揮筆以國字寫之曰







紅繩畫板柔荑指東風燕子雙雙起誇俊要爭高  
更將裙牢繫牙床和困睡一任金釵墜推枕起來  
遲紗窻月上時

宣徽雖愛其敏捷恐是預構或假手於人因盛席待  
之席間再命作滿江紅詠鶯拜住拂拭剡藤用漢字  
書呈宣徽宣徽喜曰得塔矣遂面許第三夫人女速  
哥失里爲姻且召夫人并呼女出與拜住相見他女  
亦於窻隙中窺之私賀速哥失里曰可謂門闌多喜  
氣女塔近乘龍也擇日遣聘禮物之多詞翰之雅喧  
傳都下以爲盛事拜住鶯詞附錄于此

嫩日舒情韶光艷碧天新月正桃腮半吐鶯聲初  
試孤枕乍聞絃索悄曲屏時聽笙簧細愛綿蠻柔  
舌韻東風逾嬌媚 幽夢醒閑愁泥殘杏褪重門  
閉巧音芳韻十分流麗入柳穿花來又去欲求好  
友真無計望上林何日得雙棲心迢遞

既而同僉豪宕簞簋不飾竟以墨敗繫御史臺獄得  
疾囹圄間以大臣例蒙疏放回家醫治未逾旬竟爾  
弗起闔室染疾盡爲一空獨拜住在然冰消瓦解財



散人亡宣徽將呼拜住回家教而養之三夫人堅然不肯蓋宣徽內嬖雖多而三夫人者獨秉權專寵見他姬女皆歸富貴之門獨已壻家反凋弊如此決意悔親速哥失里諫曰結親卽結義一與訂盟終不可改兒非不見諸姊妹家榮盛心亦慕之但中絲爲定鬼神難欺豈可以其貧賤而棄之乎父母不聽別議平章濶闊出之子僧家奴儀文之盛視昔有加暨成婚速哥失里行至中道潛解腳紗縊於轎中比至而歿矣夫人以其愛女輿回悉傾家奩及夫家聘物殮之暫寄清安僧寺拜住聞變是夜私往哭之且扣棺曰拜住在此忽棺中應曰可開柩我活矣周視四隅漆釘牢固無由可啓乃謀於僧曰勞用力開棺之罪我一力承之不以相累當共分所有也僧素知其厚殮亦萌利物之意遂斧其蓋女果活彼此喜極乃脫金釧及首飾之半謝僧計其餘尚直數萬緡因託僧買漆整棺不令事露拜住遂挈速哥失里走上都住一年人無知者所獲豐厚兼拜住又教蒙古生數人復有月俸家道從容不期宣徽出尹開平下車之始



卽求館客而上都儒者絕少或曰近有士自大都挈家寓此亦色目人設帳民間誠有學問府君欲覓西賓惟此人爲稱亟召之則拜住也宣徽意其必流落矣而人物整然恠之問何以至此且娶誰氏拜住實告宣徽不信命昇至則真速哥失里一家驚動且喜且悲然猶恐其鬼假人形幻惑年少陰使人詣清安詢僧其言一同及發殯空視而已歸以告宣徽夫婦愧歎待之愈厚收爲贅壻終老其家拜住二子長教化仕至遼陽等處行中書省左丞早卒次子忙古

互幼子黑廝俱爲內怯薛帶御器械忙古先歿黑廝官至樞密院使天兵至燕順帝御清寧殿集三官后妃皇太子同議避兵黑廝與丞相失列門哭諫曰天下者世祖之天下也當以死守不聽夜半開建德門而遁黑廝隨入沙漠不知所終



余話

卷四



